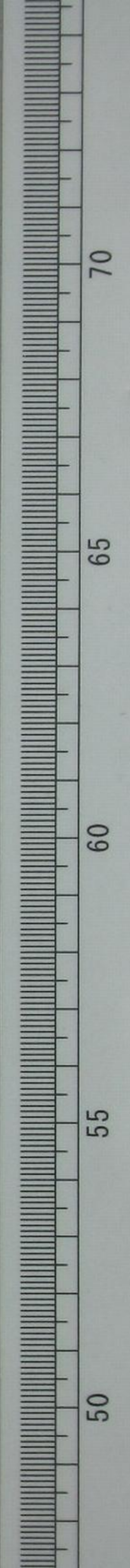


貞

卷二十一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6
22



文章 17
W 136
22

杜文集註卷二十五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評釋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廣德元年作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洎一作自海隅萬里百姓

感動喜王業再康一作造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

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惟獨

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

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

惡子頗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



和六年二月一日
文善唐氏

010185193344

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

宋鶴齡注事在成都已不安

矣楊琳師再脅普合

朱注楊琳即楊子琳通鑑永泰元年

再脅普合其事未詳唐書

普合二州俱屬劍南道

願願

一作兩川不得相救百姓

騷動未知所裁况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

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

朱注閬州舊書通志俱屬劍南東道新書屬山南西道此云本

州山南所管與新書合

唐書方鎮表廣德元年升山南西道防禦守捉使為節度使尋降為觀察使領梁洋集壁

等十三州

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密救援之

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

出鎮哀罷

音

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群盜窺伺庶可遏矣

而三蜀大

一作

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

即為之臣竊恐蠻夷得恣屠割耳實為陛下有所痛惜必

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磐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

哉在選

一作

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為之師傅則萬

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事

允愜不隕獲於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勳庸

一作

於當時扶泥塗於已墜

朱注今本之際以下二十三

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

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

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垣為聲援是重斂

之下免出

一作

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

朱注東川與山

增節度東川兵馬便可并付西川減省幕府繁費高適奏請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創意亦與公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

之使節畱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眾望也朱注時章梓州夔為

東川畱臣於所守封一作分界連接梓州正可為成都東鄙

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

之勅一作又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

願省之又省之一本省之俱作損之劍南諸州亦困一作困而復振矣

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闢一作虛以仗賢俊愚臣特望

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

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大戎

傲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偽親

信於贊普詩集註見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

朱注唐書鄯州註度西月河一百十里至同謀誓眾於前

多彌國摩彌疑即多彌青海註見詩集

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

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

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况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

兄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

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

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迂濶

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

道路云

一無云字

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

唐書廣德元年七月吐蕃

入大震關八月

似是在之間憂憤隕迫益增尸祿寄重之懼

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

一作

勢奉表以聞

為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柏都督注見詩集

臣某言伏見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隕越策駑

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歎勲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

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懼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

小效復分淡憂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

一作

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

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開

音開

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斂

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洽主客之宜示以刑

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

救惇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山盡

一作

庸拙之分下循臣

子勤補失墜之口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

易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

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為補遺薦岑參狀

宣議即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臣等

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蚤立

一作

時輩所仰

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韋少游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本傳甫與房瑄為布衣交瑄以客董庭蘭寵幸相甫

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錡按之得解朱按唐書韋陟除御史大夫會杜尚論房瑄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由是疎之觀此則當時論

救者不獨一張錡矣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既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巳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錡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赦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英華有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一作龍顏猶逆未除愁痛難遏猥廁袞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瑄以宰相子朱注瑄父融相武后唐書宰相表長安四年十月懷州長史房融為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中宗即位除名流高州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

於色况畫一保泰其素所蓄積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

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

朱注唐劉商胡笳曲序蔡文如善琴能為離鸞別鶴之操後董生以

琴寫胡笳聲為十八拍今胡弄是也李肇國史補董庭蘭善沉聲祝聲蓋大小胡笳云

遊瑄門下有

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臣不

自度量

度音鐸量音良

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劔覬望陛下棄

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未

英華作未集作始

竟闕於再三

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

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

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

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在

本

無在左拾遺臣杜甫狀進

錢謙益曰朱長文琴史云董庭蘭隴西人唐史謂其為

房瑄所昵數通賂謝為有司劾瑄而房公由此罷去杜

子美亦云庭蘭遊瑄門下有目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

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

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閒體和撫弦韻聲可

感鬼神天寶中給事中房瑄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

來不遠千里予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

矣當房公為給事中也庭蘭已出其門後為相豈能遽

絕哉又賂謝之事吾疑譖瑄者為之而庭蘭朽耄豈能

辨釋遂被惡名耳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公無愠色唐

人有詩云七條絃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惟有開

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按薛易簡以琴待詔翰林

在天寶中子美同時人也其言必信伯原琴史于載而

下為庭蘭雪此惡名自其厚誣不獨正唐史之謬兼可

以補子美之闕矣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朱注通鑑至德二載冬十月廣平王入東京安慶緒走保鄴郡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穎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陛下猶覬其匍匐相率降欵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切烏故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玄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感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

明降表繼至

朱注通鑑至德二載十二月史思明四阿史那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

州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以所部來降思明以其將薛萼攝恒州刺史子朝義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漢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所有矣實為平盧兵馬在賊左脅朱注唐書方鎮表開元五年營州

度通鑑至德二載安東都護王玄志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偽平盧節度徐歸道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與大將田神功擊平原樂安下賊動靜乏一作利制不

由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

一軼畧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

據下三段各以等軍為句從鄆州西北渡河朱注唐書鄆州隋東平郡此處軍字下當有從字之須昌縣屬河南道通鑑至德七月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乾元元年八月以青

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濮等六州節度先衝收魏使公作狀時叔冀尚未鎮滑濮故欲從鄆州也宋注唐書魏州漢魏郡元城縣地屬河北道時為安慶緒所據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

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朱注李銑上元初領

淮西節度副使殷仲卿上元初自青州刺史遷迤渡河佐

領淄沂滄德棣等州節度使孫青漢無考

之收其貝博宋注唐書貝州隋清河郡博州隋武陽郡之聊城縣俱屬河北道賊之精銳

撮在相魏衛之州朱注唐書相州漢魏郡衛州隋波郡俱屬河北道賊用仰魏而

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

軍朱注通鑑乾元元年八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詣行營三月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

沁水沁水在澤州收相衛賊若廻戈距我兩軍朱注謂郭子儀李嗣業之軍

臣又請郭當作郭音郭口祁縣等軍朱按唐書祁縣屬代郡都督府郭口疑在其境通鑑

注郭口在洛州祁縣屬西蓋即壺關之險也舊唐書郭口在

相州西山祁縣本漢縣屬并州太原府時李光弼為

河東節度使王思禮兼領澤潞節度音葛嵐朱注或

使郭口祁縣等軍當指二鎮之兵也音葛嵐朱注或

風馳一作葛嵐馳一作葛嵐屯屯據林慮縣界朱注唐書嵐

郡之嵐城縣屬河東道候其形勢漸進又遣季廣琛魯

林慮即漢隆慮縣屬相州朱注唐書相與出入犄角遂便撲滅則

吳等軍朱注時季廣琛為鄭蔡節度使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

縣朱注唐書黎陽屬衛州臨河縣析黎陽置屬相州

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一有王

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

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

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鰲按杜公借箸前籌洞悉情勢此等文字真可坐而言起而行者初非書生談兵迂闊也與韓昌黎論淮西事宜俱推經國有用之文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朱注唐六典諸州每歲貢人其進士

帖一小經及老子試雜文兩首策時務五條時公貶華州司功參軍

問

英華有古之二字

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饒多少為差

初宜故

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予

上聲

之用給郊廟宗社

一作郊社宗廟

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

地著

涉畧切

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於上庶

尹備山前補衮之能事於下而東寇猶小梗

朱注謂安慶緒末年率

土未甚闢總彼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

英華有是官御

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

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疾苦矣子等以待

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

敝之道

一作通

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蓋

一作道

在此矣得游

說乎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

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

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

潼關在華州

逼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

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

一作色

况軍書未絕主命急宜插羽先翥於騰鷹

朱注薛道衡詩插羽

夜徵 敝帷不供於埋馬朱注禮記敝帷不棄為埋馬也 豈芻粟之勤獨爾

實驂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

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

入燕王之市欲使輜軒有喜主客合宜閭閻罷杼軸之嗟

官吏得從容之計側忤新語英華作佳論 當聞濟時

問通道岐澤隨山濬川經啟英華注云名賢策問作啟關 之理疏奠名賢

策問 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

為隄防泊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

之儲朱注唐書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漕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又有永豐倉 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

有臨渭倉

支渠既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

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一作繕 雖

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徵

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朱注漢溝洫志令

冀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

捷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

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

水水噴以絕商顏東至山領十餘里開井渠之生自此始

穿得龍骨故名龍首渠師古曰徵音懲即今澄 又恐煩費

城商顏商山之顏也謂之顏者晉人之顏額 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挿復擁填淤之泥朱注溝洫志荷鍾成

雲決渠如雨 真淤注見詩集 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

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煙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

士之集主 卷二十一

之要挺寶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議

一作論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

靡旌斯可用矣

朱注左傳楚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

掉鞅而還注靡旌

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御下兩馬

親觀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

訓練城下屯集瞻

一作瞻

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

明發教以戰鬪亭午放其庸

一作備

保課乃菽麥以為尋常

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

英華未卜

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

宋注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交

趙盾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公介倒戰

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為君也則天之天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

者已昔舜帝之為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為天

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

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

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

觀古

一有人字

之聖哲未有不以君倡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

和年豐成乎無為而理者也主上躬仁

一作純

孝之聖樹非

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

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

但字下當

恭已而已寇孽未

平谷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

列國鶴立山東之諸一作兵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注詳洗兵

馬二三子議論弘正詞氣高雅則遺稜盪滌之後聖朝砥

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英華作雖降元輔必要

之於稷卨英華作夔臯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樸於義皇之

上自古哲一作帝王立極大臣為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英華

作何行不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音石策趨競

一第哉文心雕龍曰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依此射當從石音可補詩注所不及

頃之問孝廉秀一作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

學自有文章在束以徵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微貴切

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朱注國語景王將更

鑄大錢卑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

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

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應劭曰母重也其大

倍故為母子輕也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契刀朱注

其輕小半故為子漢食貨志漢興以泰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

也王莽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

二寸文曰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

者所以阜俗康一作匡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

有千鐘之藏朱注管子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鐘之藏藏繼

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

朱注漢書列傳田千秋代劉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食

貢志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幹天下鹽鐵賜

爵左 是亦 從英華 一作亦 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

遠乎哉 張云蒙州吳 下阿蒙事

唐興縣客館記 唐興註見詩集 原注此上元二年 在成都作天寶初改唐興為蓬州此

仍其舊 名耳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悍獨而 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 畫起信險膚此 謂不避險陂膚

淺之言而行之專一 也行之一本中虛 咨於官屬於羣吏於眾庶曰邑中之

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

一作 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

事至濟厥載則達觀於大壯 易傳上棟下宇以蔽 風雨蓋取諸大壯 作之開

闕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鬼將

一本作將 七羊切 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旁序開 說文序東 西墻也所

以序別 內外也 發洩霜露潛覲淡矣 楊雄甘泉賦補暗而 覲淡注說即靜字 步欄複

一作 雷萬瓦在後匪丹護為實疎達為迴廊南注又為覆

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

竹茂樹挾右階而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

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來定 音 不待方中

矣 詩注定營室星也昏 而正中夏十月也 宿息井樹或相為賓或與之毛 王

曰周禮司儀云王燕則諸侯毛下文又云凡諸公 相為賓注朝享畢而燕則以養之白黑為坐次也 天子之

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栗階 儀禮栗階升注云栗蹙 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

此言階坦平而步無促迫也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

祖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視其多矣敢辭贊或曰明府君之

侈也何以爲人皆曰我公之爲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

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

民不知賦斂乃至於館之醴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關

辦於私廐君豈爲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

榭自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

其誰不病吾人矣疵瑕忽生何以爲之是道也施舍不幾

乎先覺矣杜之朋友歎曰杜或作杖張潛曰蓋指老友之

杜友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解署之福也府君之

亦是德也一本多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

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日辛丑

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一作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朱注漢律曆志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各

日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積日

盈六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餘姚江黃百家曰日法萬

分每刻百分每日百刻總得萬分萬分以土爲大餘日數

也萬分以下爲小餘時刻數也杜記蓋謂秋分後二日之

二十餘刻耳又曰漢曆所謂盈六十除之者六十即六

十甲子名曰旬周又各紀法滿紀者必去之以

不滿紀者爲主蜀藝文志疑其有闕悞未然

鑄史而散文時有艱澁豈專長者不能兼勝耶皆當分

之別觀

杜文集註

卷二十五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進賢為賢則

魯之張叔卿孔巢父朱按史孔巢父少與韓準李日裴政

逸此云張叔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

於知己令問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馳也是何面目黧黑

常不得飽飯喫一作飽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

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

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岑參薛據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

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

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又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

嗟乎叔卿遣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為聞

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

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崑崙以高泗水潏潏瀾以清

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

兄叶音興張晉曰進叔卿以謙

退規巢父以濶大公真益友也即鄆淳作魏受命述後獨孤及有金剛經報應述皮日休有九飄系述皆前散文後括韻唐人固有此一體也

秋述朱注年譜天寶十載公年四十一此云四十無位當作於其時

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

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

子雲草玄寂寞多為後輩所襲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

名利卒卒音粹雖朱門之塗泥土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

之多泥乎。子魏子未詳其人獨踽踽然來。汗漫其僕夫僕夫屬上句張

氏將夫夫連下句引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

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莊

安時而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

是已。於一本無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知氣故也。得正

始故也。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

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

名隸東天官。唐有東京選告余將行。既縫裳。既聚糧。東人怵惕

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

迷而止。

說早原注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日奉此說朱注寶應元年作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出左

謂一無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

故祭天。遠為百穀所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一本有抵

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計音不知疏

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

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

之政罷。音疲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去聲者又已革

削矣。獨獄囚未聞處。上音豈次第未到。為獄無濫繫者

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

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成都華陽及府繫為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眾人之望也隨時之善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即撤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及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為至仁之人常一作當以正道應

物天道遠一作天去人不遠

東西兩川說舊注廣德二年嚴武幕中作

聞西山漢兵西山注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

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差一作堪戰子

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朱注唐書南蠻傳南詔本

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居永昌姚州之間獨制唐書吐蕃接天寶後臣吐蕃吐蕃叩雅子弟不能

是吐蕃憑陵本自足支也自開首至此為第一段言蜀推

量西山邛雅兵馬卒畔援形勝明矣畔援見毛詩此言或

項三城失守朱注三城注見詩集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

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形旬切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

世襲刺史。宋注舊唐書地理志劍南節度使西抗吐蕃南撫

蠻獠統團結營及松維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

兵馬雅州都督一十九州並生羌生獠羈縻州天寶已

前歲時貢奉又黎州統州羈縻五十五州皆徼外生獠松

州都督羈縻二十五州皆招撫生羌此云獨漢卒自屬裨

將主之。一作漢卒偏裨將主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昵而覺鄰

隙隨之矣。言不當偏况軍需不一本無需足姦吏滅剝未

已哉愚以為宜一本無為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

令一其刑罰申其哀恤致其歡欣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

兒易解人意而優勸一作勤旬月大浹洽矣。自推量至此為

馬使闕人先令裨將撫馭羌漢仍使兵羌各繫其部落刺

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或在

一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羗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

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予奪之權於外已然

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為木式遏雪嶺之西哉比

羗俗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

未已奈舊誤諸董攘臂何王尹之獄是已由策嗣羗王關

王氏舊親。朱注舊唐書貞觀元年左封生羌酋董屈占

等舉族內附復置維州咸亨二年刺史董弄招

慰生羌置小封縣又貞觀十五年西羌首領董周貞歸化

置徽州又貞觀二十年松州首領董和那蓬固守松府特

置當州以蓬為刺史子屈甯襲又顯慶元年生羌首領董

係比內附乃置悉州以係比為刺史又開元二十八年析

董嘉俊歸附乃立保州以嘉俊為刺史此云嗣羗王疑即嘉俊也時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上云今城失矣襲王如故以此知其為嘉俊也 王氏疑即王承訓時沒吐蕃見巴蜀安危表 由策嗣羗王四句申上王尹之 西董族最高朱注諸董之中西董最高西董未詳為誰怨望之勢然矣誠獄

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置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哉朱作哉舊作或

縱一部落怨獲羣部落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邛南不

足憂邛南注見詩集八州之人願質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急擇

公所素諳明于將者一作明了將正色遣之白仍使至此為第

至則當使八州兵馬皆受其節制無使羗酋部落專擅威權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

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

今聞已小動為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

起緣邊畊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

節度兵馬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免見舊作未見免劫

掠而還賃一作任其地豪俗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

耕之地流冗之輩近者交互其鄉邨而已遠者漂寓諸州

縣而已實不離蜀也大抵祇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一作促

均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自獠賊至

此為第四段言當招諭獠蠻撫恤流冗豪族轉安是否非蜀此兼羗蜀人言仍禁一本

無此豪族豪族受賃罷音疲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家

辦而貧家創痍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盡在節

度衙府州

一本無州字

縣官長手下哉郵正雖見面

一作田

不敢

示文書取索

先則切

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

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

一作受權

在進退聞上而已

自豪族至末為第五段言當均平賦役別擇守令

張潛曰公意在諸羌分黨各屬而統以漢將其末歸於散兼并擇委任可謂馭邊之長策文之紆古似斷似續欲力追西京也今按讀鼂董諸策氣味醇厚而言詞割切此文無段落結構而兼有拙澁之語特一時率筆成篇耳不及漢人遠矣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乙天尊圖文

宋

魏書釋老志道家之源出於老子上處玉京為神三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長安志羅漢寺在萬年縣南六十里終南山石盤谷有羅漢石洞三舊圖經曰本唐紫微宮天祐初為寺今云紫微仙閣殆即紫

微宮也隋書衆經或言仙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共疑之

石盤老

朱注長安志石盤谷在萬年縣西南五十五里張禮遊城南記百塔在樓梓谷口塔東石盤谷

神乎始清之天

朱注雲笈七籤三天者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是也天寶君治玉清境即清微天也

其氣始青靈寶君治上清境即禹餘天也其氣元黃神寶君治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氣玄白洞玄本行經五靈玄老君者玄皇之管太清之胃生於始青天中遊日乎浩劫之家浩劫注見詩集泠泠然

御乎風

出列子

熙熙然登乎臺

出道德經

進而俯乎寒林

王均昭明太子

哀文維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

退而極乎延閣

蜀都賦結陽城之延閣

見龍虎日

月之君

朱注茅君內傳句曲山有神芝五種服之拜太清龍虎仙君

亘於疎梁塞音於

高壁骨者鬣者替者黝者視遇之間若巖寇敵者已伊四

司五帝天之徒青節崇然

朱注清靈真人裴君傳仗青旄之節以周流先宮

綠輿

駢然朱注雲笈七籤三道秘言太極真君乘玄景緣與土詣紫微宮仙官泊鬼官無央數

衆朱注西陽雜俎鬼官有七十五品仙官二萬四千真陽靈位業圖鬼官楚嚴公趙簡子等見有七十五職

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自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君之

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一作尊矣此第一段已而左

玄之屬吏左玄君注見三洞弟子某朱注雲笈七籤三洞

三故曰三洞第一洞真第二洞玄第三洞神天寶君為洞真教主靈寶君為洞玄教主神寶君為洞神教主靈寶經

目序元嘉十四年三洞弟子進曰經始續事朱注景福殿

陸修靜敬示諸道流云云前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損於而

家憂於而國剝私室之匱渴一作竭蒸人之安志所至也請

梗槩帝君救護之慈朝音潮拜之功曰若人存思我主錄生

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舉此數句乃道士代

柳氏我則帝君自謂也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

也立乎老君之後朱注老君嘗為周柱下獲隱默乎忍塗

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遊史柳氏今繼其後也可上以昭太乙之威神於

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於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之發祥

也惡乎寢而庸詎仰而此第二句以作設問之詞先生

藐然若一作而往頽然而止曰噫此句尾各用而字效毛詩句法大鳥亂於雲魚亂於水一作

河獸亂於山錢本有此句是畢弋鈎音射削格之智生鳥亂魚亂

朱注莊注削格所以設羅網者是機變繳音射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

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乾骨蔽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

雖書載蠻夷率服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華與夫容成

氏中央氏尊盧氏一本無結繩而已傳八世中央氏尊盧氏

氏俱見舊作困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蕙德困矣朱言改

矧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古

哉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仁者憂世今

聖主誅于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世之變

一作患日慎一日眾之所惡與之惡眾之所善與之善勅有

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左傳挺而走

其走以此馭賊臣惡子一作愚子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謂以

而攻天下洵洵何其撓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嗥嗥

之意朱注種種嗥嗥是巍巍乎北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

黑簿朱注注見詔北斗削死南斗注生坐人朱注搜神記北邊

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與夫圓首方足

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

昔在太宗之時哉此第三段作石鼈老辭畢三洞弟子某

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卻走不敢貳問仍用記敘

鰲按石鼈先生杜公蓋設名以自寓也首段敘閣中圖

像次段記侍御奉道之誠三段視弭災降祥之意翫篇

中于紀戰爭諸語當是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二葉孫甫謹以寒食

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

之靈朱注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尚文帝妹高陸公主襲祖爵豐樂亭侯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

荆州諸軍事孫皓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年六十初陶唐

二卒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

氏出自伊祁史紀索隱帝堯姓伊祁氏聖人之後世食舊德叶音登降及

武庫應乎此精靈德精相叶古韻通用宋注晉書預在

預在荆州因燕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恭聞淵淡

痛窺于戶正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朱注晉書襄陽諸口後世無叛山杜翁執識智名與

功繕甲江陵祿清東吳朱注晉書太康元年預進攻江陵郡皆望風歸命指授羣帥經

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邦于南土建侯于荆叶音姜

侯句在邦河水活活造舟為梁彰荆梁相叶朱注水經

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州為梁也晉書預沙于津

親朱注晉書預耽思典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嗚呼

筆跡流宕何人親人相叶張潛注言杜預蒼蒼孤墳獨

出高頃朱注晉書預先為遺今日吾欲為臺即嘗過密縣

子產之家也豕居山之頂四望周遠連山體南北之正而

和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隧道惟塞之後而空其前

示藏無珍寶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

冢藏貴不勞工巧也吾去春入朝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

之南為將來兆域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雖不比邢山然

東望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情之所安也故

遂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詩靜思骨肉

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儉乃孔昭取象邢山班固東都賦山叶音莘全模祭側賣切仲多藏之

戒焯序前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古韻

山文仁通協庶刻豐石樹此大道叶去聲論次昭穆載揚顯號二下

段各四句叶韻予以采蘋于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莊皆切列孫鳴

呼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饗

此文似乎散行無韻及細觀之知篇中凡七轉韻蓋古韻參錯乍看故未覺耳蘇子瞻祭屈原文亦係暗藏古韻註家皆未標明者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榮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去聲房一作祭祀

無主伯道何罪陽元誰撫朱注晉書鄧攸傳天道無知使

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元陽當作陽元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太后秉柄內

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注詳下舒國則府君之外父錢箋

元名高祖第十八子永昌年與子宣俱為丘神勳繫詔獄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神龍初詔復官爵贈司徒曰府君之外父也於贈李義詩可考聿以生居貴戚費結狂豎雌

伏單棲雄鳴折一作折羽憂心惓惓出詩獨行踽踽出詩悲夫逝

今本缺景分飛忽間於鳳凰咄彼讒人有詞何今本缺異

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遭禍我母妃之下室謂下請室也淡淫殊

塗酷吏同律夫人於是今本缺布裙扉音屨屨屏屨草履也

履屏提餉潛出昊天不備退藏於密久成凋瘵溢至終畢

蓋乃事存於義陽之誄名播於燕公之筆

錢箋紀王慎太宗第十子越王

貞敗慎亦下獄改姓慙氏配流嶺表道至蒲州而卒慎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悰等五人垂拱中並遇害中興初追復官爵張燕公義陽王碑曰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錄司農寺惟有崔氏女屏履布衣往來供饋徒行頓色傷動人倫中外咨嗟目為勤孝按碑則公之外母紀王之孫義陽之女也故曰紀國則夫人之門又曰名播於燕公之筆也公母崔氏此有明徵范陽太君誌稱家婦盧氏其為傳寫之誤無疑矣燕公碑又載義陽二子配在雋州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啼號抱遠乞代死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為死悌季子行休泣血上請迎喪遠齋至孝潛通精魄昭應新書又載紀國之女適太子司議即裴仲將王死嘔血數升絕膏沐者二十年王既歸葬一慟而卒中宗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勤孝鳴孝悌萃於一門未有如紀國之盛者也余是以詳著之嗚呼哀哉宏之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偏往惻戀

光輝漸漬

一作積

相勗居諸造微

潛曰造微猶言式微

幸遇聖主願發

清機以顯內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列樹風煙

寒泉珠玉千秋古道主孫去兮不歸三月清

一作晴

天春草

萋兮增綠頃物將牽累事未遂欲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

者矣撫奠遲迴炯心依屬庶多載之灑掃循茲辰之軌躅

張潛曰此等古茂之作今人亦不能讀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黃鶴曰考舊史房增以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閩州僧

舍而權瘞於彼時杜公在閩州有祭文明年春晚有別房公墓詩又明年為永泰元年房公啟殯而歸時公在雲安故有承聞歸葬東都之作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

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尊鯽之奠張邦基墨莊漫錄尊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張

翰亦以秋風動而思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尊羹鱸鱠皆不可曉

純樸既散聖人又沒苟非大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羣公

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魏徵杜

宋繼之不墜故實婁師德百餘年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

紀綱已失將帥于紀燿塵犯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關輔

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卽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

趙次公曰小臣二語蓋謂李輔國也公實匡救忘餐奮發音累抗一作直詞

空聞泣血新書昭奉冊靈武見肅宗道當時利病辭吐華

產怨如楊國忠語皆切直時遭稜沴音國有征伐車駕還京朝廷就列

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沉埋赤心蕩折貶官厭路讒口

到骨朱注讓口謂肅宗入賀蘭進明致君之誠在困彌切

此段敘人相時忠而被謗天道濶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際一作

會明明我公可去時代言朝廷不當失之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

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日長號荒外二聖肅宗後事所委

不在卧內謂不受託孤之命因循寢疾顛顛無悔矢死泉塗激揚

風槩天柱既折安仰翼戴地維則絕安放爽英華載此段

官後中道殞殂安仰安放見檀弓豈無羣彥我心切切不見君子逝水滔

滔泄涕寒一作塞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緇爰操撫墳日

落脫劍秋高我公戒子朱注唐書瑄子孺無作爾勞殮以

素帛付諸蓬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入日月其怙此段敘身歿後旅殯荒涼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嘆罕聞知己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為態至此先帝松栢故鄉粉粹靈之忠孝氣則依然拾遺補闕視君所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耻此段自述感恩疏救之意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

城邑自守鼙鼓相聞山東雖定瀚上多軍憂恨展轉傷痛氤氳玄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致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此段正臣卒而有慨世事也嗚呼哀哉

尚饗

唐詩紀事司空圖曰子美祭房太尉文太白佛寺碑贊安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滄上若曰時合時露用意婉至此少陵第一首文蓋交遇知己其情既篤則其文自佳又曰房次律建分王帝胄之議為祿山所畏公淡推慕復以救瑄左遷乃生平最大之事故此篇亦生平最著意之文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黃鶴曰碑云自我

爾雅自甲至癸為歲之陽妃以開元二十三年乙亥薨至天寶四載乙酉為歲陽載紀矣碑當立於是年也東觀餘論董君新序稱甫為淑妃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碑末云云若其墓年所作豈得稱白頭稽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曰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列樹拱矣豐碑闕然則其立碑蓋在墓後十年非皇甫墓時作也董君不考立碑之年但據其墓年而云故誤耳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傳

一作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畧采注帝王世紀黃帝四妃生子二十有五人帝

及堯及契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鄭玄注母者施陰教於婦

也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

女以配君子憂在詩序化天進賢不淫其色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

也居具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

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

宕一揆後漢書后紀論世婦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

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褒窈窕而不淫其色稽

所以能宣述陰化修成內則金屋見漢書武帝紀

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音扶精選淑

妃諱口字口口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高即契封商

於赫有光伊玄祖樹德謂成湯於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

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綬冕所興列為

公侯古有皇父充石則其宗可知已朱注左傳宋武公之

父帥師禦之彭班御皇父充石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

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已朱注臧榮緒晉

安安定朝那人也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自稱玄晏先生後卒於家按

謚撰帝王世紀十卷年歷六卷故曰刊正帝圖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出毛

有徽猷展肅雍矣出毛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羣玉

穆天子傳禮記玉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注見曾祖

氣如白虹天也詩集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

烜皇朝宋州刺史

杜文集註 卷二十五 天

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

褓體如冰雪史記成王少在襁褓之中莊氣象受於天和

詩禮傳於胎教莊子天和將至朱注列女傳太任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洩於

豕牢而生文王君子謂能胎教故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

法度哉朱注貞宗紀開元元年十一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

聖文神武皇帝今上昔在春一作青宮之日詔誥良家女擇視可否

充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沉靜明珠在蚌水月鮮

白美玉處石雲崖津潤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珠生淵而崖不枯答賓戲和氏之璧韞於

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文賦結褵而金印相輝同輦而

翠旗交影詩親結其褵朱注後漢皇后紀論六宮稱號惟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漢舊儀皇后婕妤乘

輦餘皆以茵四人輿由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漢紀婉順慈孝體性

以行同輦注見詩集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朱注通鑑上為臨

儀其一也杜氏通典唐內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朱注後

官有德儀六人正二品絕論孝元之後世增隆賈掩六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

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前

書屈原露才揚已謙象卑以自牧也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見詩序彌

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朱注易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又元亨利牝馬之貞鳴

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何此處疑有脫誤其意則哀如之

鮮終耳况妃亦既邁疾怙音帖如慮往補釋猶言甘上以

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見寢始迴乎天步

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

朱注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香聞

數百里名為返魂叩其樹樹能自聲聲如羣牛吼伐其根

心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節命可丸名曰驚精

香或名振靈丸或名返生香博物志武帝時月支國王遣

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云能起天殘之死始元

元年京城大疫死者過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死未三日

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歇乃祕錄餘香一旦失去此香出

聚窟洲人鳥山山多樹與楓樹相似而香開數里名為返魂樹

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

朱注漢郊祀志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所幸李夫人卒少

翁以方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桓譚

新論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

夫人之魂及夜設燈燭於幄帷令帝居他帳中遙望見李

夫人之貌宛若生時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於

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

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履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

冷下麟鳳之銀牀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於

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巳酉卜葬於河南

縣龍門之西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

事後庭孰云疾疾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於懷宜登四

妃之列朱注史記索隱黃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大戴禮

帝繫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初學記正嫡

日元妃以式旌六行之美晉傳咸皇后贊明德馬后執

下稱次妃履貞素光崇六行動遵禮度可

冊贈淑妃朱注唐書唐制皇后而下有貴

喪事所需並宜

官供河南尹李適之朱注唐書開元中適之擢秦

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充使監

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於王者之有始有卒介於

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沒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

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疾

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朱注舊唐書鄂王瑤

母皇甫德儀光王瑀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出子朗秀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

疏薄太子瑛鄂光王等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開元二十

五年鄂王光王得罪廢通鑑楊洞奏太子瑛與瑤瑀潛構異謀宣制廢為庶人尋賜死城東驛瑤

珺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有女曰臨晉公主

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鄭潛耀一作官曰光祿卿爵曰

駙馬都尉朱注唐書公主傳代國公主睿宗女名華字華

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耀卒大曆時孝友傳開元中代

國長公主寢疾潛耀侍左右累三月不曠面尚臨晉長公

主歷太僕光祿卿獨孤及鄭駙馬孝行紀公庸敏而文生

知純孝開元二十八年尚玄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嗣

榮陽郡公佩金印昔王儉以公主恩尚帝女為榮朱注齊書王儉

父僧綽嫡母武康公主丹陽尹袁粲開儉何晏兼關內侯

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是亦晉朝歸美朱注魏志何晏大將軍進孫長於宮省尚

盛於時司馬師亦預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

形於顏色享祀之數闕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

西自東都歸西都歲陽載紀注見下彼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蓬

萊之淡異縣有松檟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豫

徒瞻白雲望闕塞之風煙尋常涕泗闕塞即伊闕注詳詩集懷伊川

之陵谷恐懼遷移伊川在洛陽於是下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忝

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園林朱注鄭莊注見詩集漢東

竇太主爰叔說董偃白主獻長門園上大悅主因請上臨

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

以白頭之嵇阮

嵇康阮籍

豈獨步於崔蔡

崔駰蔡邕

集而野

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汎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闕游夏入

文學之科

宋注後漢鄭玄傳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

兼敘哀傷顏謝

有后妃之誅

顏延之有宋文元皇后哀冊文謝莊有宋孝武宜貴妃誄南史敬皇后遷耐山陵謝朓撰

哀冊文齊

銘曰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

驚濤洶洶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

其一言妃生有自來此鍾清

靈之氣感星月之祥當風雨之辰而降生也

揚雄元后誄沙麓之靈太陰之精謝莊宜貴妃誄望月方娥瞻星

比婺

史記顓頊之母女樞感瑞光貫月之祥漢元帝王皇后母李氏夢月入懷而生后先言漢曲驚濤後言

蕭湘片雲如

蓋楚產耶婉彼柔惠迴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雨恩

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媛孰與爭長

子兩切口其二言自東宮入侍

離象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儲君繼體故云明

書庶事康哉易傳大往小來謝莊誄展如之華

之媛珩珮是加鞶綸

余遙克備先德後色累功居位

儀孔修宮教咸遂王子

朱作于誤獎飾禮亦尊異其三言承恩

梁雅樂歌珩珮流響

纓紱有榮畫雞雉于王后之服

日鞶綸記王后褱衣夫人綸翟張華哀冊法服鞶綸

禮先婦德而後婦容所謂先德後色也小苑春淡離宮夜

後漢后紀明帝聿尊先旨宮教頗修

韻月屑葉陌錫通用

逼池畔臨風花間度月

叶璧吉切蘇茂相古同輦未歸焚

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

去聲終極其四記寵盛而終衰也

月承夜同輦承苑焚香承宮脉理井然舊本作花間度月

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香不息刊誤無疑失氏改未歸為

未飾義亦未安

詩惠而好我馮音相去聲視祲太史書氛藏舟晦色逝水

寒文翠幄成

成疑滅彩金爐罷燠燕平趙一馬蕭湘片雲

傷身卒而神遊也。藏舟不復遊苑。翠幄表在宮中。燕趙

蕭相魂氣自北而南。東京賦馮相觀殿。注殿陰陽氣相

侵也。周禮有馮相氏。又有太史氏。左傳分至啟閉。恍惚

必書雲物。藏舟見莊子。顏延之誄文。素軒滅采。恍惚

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恥。公主愁思。去永懷於

彼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其六誌歿後荒涼之狀。月諸桓譚新論墳墓生荆棘。詩日居

巖巖。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矣。豐碑闕一作然爰謀述作

歛就雕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去天。其七敘歷久而作墓碑

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史記禹鑿龍門。詩河水瀾瀾春秋

湮滅金石見八哀詩注。張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

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詞永

久。其八言勒銘以垂後世。少室山名繚垣墓墻銘詞

秀則又四言古詩之遺派也。

馬端臨曰拾遺詩語高妙。至他文不脫偶儷。未見其異

於王揚沈宋也。張潛曰莊重周悉。雖有駢辭。無傷於

體。漢誌銘多用對句。正自有據。未記鄭駙馬以碑見

託古人作一文。必著來歷。則其不輕見諾可知矣。

按作碑版文字。取敘述德行功績。使可傳於後世。此係

宮妃墓碑。絕無素行。可載若寥寥。記敘又少。荷皇氣象

故不得。不假六朝之藻麗。以寓追悼之哀詞。此作者善

於經構體裁也。其於皇甫母子事。含蓄不露。得春秋為

尊者諱之法。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客阿

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光芒。於金石作程。通達於

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內則標格。女史竊見

上文集

卷二十一

三

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神注見前分姓於唐杜

朱注左傳穆叔如晉范宣子問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

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吾祖也吾

知之左傳鄭子來朝昭子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吾知之遠自周室迄

於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

云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名無考隋河內郡司功

獲嘉縣令王父某名依皇朝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

咸以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某名審修文館學士尚書膳

部員外郎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

誅為孝童事詳下篇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滄海蓋

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實為

好仇河東裴君謙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入在清通

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紱有光縣君既早習於家風以陰

教為已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終始可得聞也昔舅

沒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

人皆在於手淚積而形骸奪氣憂淡而巾櫛生塵張云不暇盥沐

也尊卑之道然固出自於天性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

謂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給祭祀矣惟其於莊門戶

節制差服功成則運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日黼畫

組就之事周禮典絲凡祭祀供黼畫割烹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

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張云不拘若其先人後已上下敦

睦縣胡涓罄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有謝氏光小郎之

才朱注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獻之與容談詞理將

自徹論獻之前於姊妹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朱注晉書

義客不能屈氏字琰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適渾

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不以賤下琰琰不

以貴凌郝時人稱鍾夫周給不礙於親疎汎愛無擇於良

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賤至如星霜伏臘軒騎歸寧慈母每謂於飛來幼童亦一作

方生乎感悅加以詩書潤業導誘為心遏悔吝於未萌驗

是非於往事內則置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

而思齊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朱注法華經十方

法無二亦無三絕葷血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朱注華嚴

除佛方便說經中說佛有八萬四千諸度法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

而音義皆達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

秘結縫線之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胡涓解朱注莊子

帝之縣解郭象曰以有繫者為縣則無指麾補合猶取則

於垂成其積行累功不為熏修所住著直畧有如此者靈

山鎮地長吐煙雲德水連天自浮聖象則其著心定慧豈

近一作於揚摧者哉張云言非關獎飾也天寶元年某月

八日終於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

十九日遷殯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

罷聲蘋蘩晦色骨肉號兮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有子
 長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孤氏
 次閭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惟長女在列
 側一作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申號而不哭傷
 斷鄰里悠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鼻一本作始嗚呼縣
 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斂我起塋而葬裴公自以從大夫之
 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實淡遺意蓋闕但褐衣在斂而幽隧
 爰封其所歆虛金切飾說文歆陳輿服於庭也周禮歆大裘咸遵儉素眷茲邑
 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子曰甫
 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童之猶子與奚

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為報也甫昔

卧病於我諸姑黃鶴曰卧病於我諸姑意姑之子又病問

女巫巫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

用是一作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說於

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諡曰義君子以為魯義姑

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宋注列女

至郊遙見一婦人攜一兒抱一子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
 攜者將欲射之遂止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
 所棄者誰之子曰已子也軍曰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
 子之於母私愛也姪之於姑公義也昔公向私妾不為也
 齊軍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况朝廷乎遂
 回軍不伐魯君聞之賜一束帛號曰義姑縣君有焉是
 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情至無文其詞曰嗚

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張潛曰敘閨中事入如許漢致語少陵之文本自過人反以詩掩耳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審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芻

經設熬置銘之名物朱注禮記舍人共飯米熬穀注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感毗睥

不至棺也儀禮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

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遣奠之祭畢一
二家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啟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
豈廢飾未具時不練與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
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
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洎
厮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哀所感片善不
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地之厚從一作
敬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

之後必齊之姜乎朱注韻會姜氏封於盧以國為氏出范陽薛氏所生子適歷

切曰某閑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舊書職官志朝議大夫文散官正五品下階

州為上州上州司馬唐書次曰升唐書幼卒報復父讐國史有傳

朱注舊書杜審言傳審言貶授吉州司戶參軍與州僚不

協司馬周季重與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

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擊

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為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我不知

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

為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為墓誌劉允濟為祭文

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

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事次適范陽盧正鈞平陽

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

有長自太君之手者至於昏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

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以為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

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朱注漢書公孫弘養後母

朔中為丞相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

封平津侯王佑任碣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主簿其往也既哭

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朱云當作清河崔氏介婦榮陽鄭氏鉅鹿

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三十人內宗外宗寢以疎濶者

或立纁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若以杜氏之葬近於禮而

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繼年禮大夫三月而葬故不敢踰時式志之金

石銘曰太君之子朝議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邑之

鄰終天之地享年不久歿而猶視朱注潘岳馬汧督諫沒而猶眠眠與視同

錢謙益曰此誌代其父閑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閑曰升
曰專太君所生日登誌云某等宿遭內艱長自太君之
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曰升幼卒專先是不祿則知閑
尚無恙也黃鶴以為代登作又疑閑已卒何不考之甚
也元誌云閑為奉天令是時尚為兗州司馬閑之卒蓋
在天寶間而其年不可考矣公母崔氏此云冢婦盧氏
誤以祭外祖祖母文及張燕公義陽王碑考之甚明而
作年譜者曲為之說曰先生之母微故沒而不書或又
大書於世系曰母盧氏生母崔氏其敢為誕妄如此宋
注按誌云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猶漢書李廣傳所云
故李將軍非謂已沒也舊譜殆因故字誤但閑時為兗
州司馬而誌傳俱云終奉天令考奉天為次赤縣唐制
京縣令正五品也公東郡趨庭之後閑即丁太君憂必服
闋補此官耳又云盧氏乃崔氏之訛極有
據但崔之郡望為清河此曰同郡疑併誤
杜文傳世無幾舊刻既少疏箋又多舛字命讀者不能
終篇茲參善本以訂刀筆之差訛復採名誌以暢文義
之隱奧庶幾心目朗
然不致蓄疑難辨也

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并序 元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總萃焉始堯舜時
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
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
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
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一作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
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
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
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
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

文往往橫槩賦詩其道文壯節

一無文節字

抑揚怨

一作冤

哀悲

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

子以簡慢矯飾款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

蕩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

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

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

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

變之體一作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

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

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元集

作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

之流麗盡得古今一作之體勢而兼文劉後村作人之所

獨專矣如字使仲尼考鍛其首要尚不知貴一作其多乎

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

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

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

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

百辭氣豪一作奮邁而風調清淡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

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一作奧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

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懶未就爾一無爾字適一有子美

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一有襄耐事於偃師途次於荆一有
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拜余為誌辭不能絕余因
係其官闕而銘其卒墓云

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
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
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
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
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
南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
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農

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
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
焦勞晝夜去子美歿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
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
陽之山前叶慈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昌黎並推李杜文章元公獨謂李不能歷其藩翰自此
論定後來評杜者多尊信其語舊史所以詳錄此文也

杜工部小集序

樊晃潤州刺史

工部員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員外郎審言之孫至德初
拜左拾遺直諫忤旨左轉薄遊隴蜀殆十年矣黃門侍郎

嚴武總戎全蜀君為幕賓白首為即待之客禮屬契濶湮
 阨東歸江陵緣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於江
 漢之南常蓄東遊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
 不為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
 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文凡
 二百九十篇各以事一作志類分為六卷且一作直行於江左
 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
 論次云樊氏初求遺稿僅得二百九十篇經宋人搜輯漸次集為完編諸家採錄之功誠不可沒也
 讀杜工部詩集序此下皆宋人 孫 僅官給事中
 叙曰五常之精萬象之靈不能自文必委其精萃其靈於

偉傑之人以渙發焉故文者天地真粹之氣也所以君五
 常母萬象也縱出橫飛疑無涯隅表乾裏坤淡入隱奧非
 夫腹五常精心萬象靈神合冥會則未始得之矣夫文各
 一而所以用之三謀勇正之謂也謀以始意勇以作氣正
 以全道苟意亂思率則謀沮矣氣萎體瘳則勇喪矣言芻
 辭蕪則正塞矣是三者迭相羽翼以濟乎用也備則氣淳
 而長剝則氣散而涸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風若周騷若楚
 文若西漢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軸也後之學者瞽實聾
 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葉由是日誕月豔蕩而莫返曹劉
 應揚之徒唱之曹植劉楨 沈謝徐庾之徒和之沈約謝靈運徐陵庾

信爭柔鬪葩聯組擅繡萬鈞之重爍為錙銖真粹之氣殆將滅矣泊夫子之為也剔陳梁亂齊宋挾晉魏瀦其淫波遏其煩聲與周楚西漢相準的甘夏邈高聳則若鑿太虛而嗽萬籟其馳驟怪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首截峻整則若儼鈎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劉後村曰孟郊為有氣焰謂得杜之氣骨可也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瞻博後村曰能非收比不可並稱龜蒙之詩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目號一家燁世亦非瞻博

烜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唐而上一入而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於戲以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顛沛寇鹵泊沒蠻夷者屯於時耶戾於命耶將天嗜厭代未使斯文大振耶雖道抑當世而澤化後人斯不朽矣因覽公集輒洩其憤以書之

孫僅字翬幾汝陽人宋真宗咸平二年進士知後儀令歷左諫議大夫知河中府復進給事中有文集五十卷

題杜子美別集後

蘇舜欽

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為近世所尚墜逸過半吁可痛閔也天聖末昌黎韓綜官華下於民間傳得號杜

工部別集者凡五百篇予參以舊集削其同者餘三百篇
 景祐初僑居長安於王緯主簿處又獲一集二本相從復
 擇得八十餘首皆豪邁哀頓非昔之攻詩者所能依倚以
 知亦出於斯人之胸中念其亡去甚多意必皆在人間但
 不落好事家未布耳今以所得雜錄成一策題曰老杜別
 集俟尋購僅足當與舊本重編次之又本傳云旅于耒陽
 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此詩中乃有大曆三年
 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將適江陵之作及大曆五年追酬高
 蜀州見寄舊集亦有大曆二年調玉鼎之句是不卒於永
 泰史氏誤文也覽者無以此為異景祐仁宗某年十二月
 十五日長安題

杜工部集序

王

洙

翰林學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祖審言
 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末獻三大禮賦
 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天寶末以
 家避亂鄜州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
 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
 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為
 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負
 薪採椹舖糲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

朱

都之後此四字當刪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

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閬州挈家往依

焉子美自閬還成都武再鎮蜀時也此序誤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

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

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又代武崔旰殺英又楊子琳柏正

當作貞宋節舉兵攻旰蜀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

無所依子美避徐知道亂入梓州崔旰亂後自乃泛江遊

嘉戎次雲安移居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荆南又次公

安入湖南沂沭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岳廟阻暴水

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月夏一夕醉

飽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跡比新書列

傳彼為踳駁傳云召試京兆功曹而集有官定後戲贈詩注云初授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胄曹傳云

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詩注云自京

竄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據

適自東川入朝拜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

亡詩傳云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游湘衡而集有

居江陵及公安詩至多傳云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

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詩及別題大曆年者數篇甫集

初六十卷今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

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次矣蒐哀中外書凡九十九卷

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

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

孫僅一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

雜編三卷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矣

與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

二卷合二十卷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圖一作益諸寶

元仁宗二年十月日鄧氏注杜而託名王原叔猶夫張

晁公武曰本朝自王原叔以後學者喜觀杜詩世有為

之注者數家率鄙淺可笑有託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吳

彥高東山集云今世所注杜詩乃元祐間秘閣校對黃

本鄧忠臣所為鏤板家標題遂以託名王原叔兩王公

前後記初無一語及注後記又言如原叔之能

文止作記於後則原叔不注杜詩益可見矣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

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

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

也輒能辯之予之今郵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

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

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日自余得之世之學者至

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

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皇祐仁宗年號 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安石序

蔡寬夫詩話王原叔本杜詩辭有兩出者多並存於注

至荆公為百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王直

方詩話編集四家詩以子美為第一

承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為下

後記 王琪姑蘇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掠句語迨所用險字

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淡源矣又人人購其亡
 逸多或百餘篇少數十句藏弄音幹大前漢陳孟公傳與
人尺牘皆藏弄以
 榮復自以為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蓄先唐
 舊集及採祕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
 事具於記於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
 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訛缺久矣後人妄改而補之者衆
 莫之過也非原叔多得其真為害大矣子美之詩詞有近
 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韞之類所謂轉石於千仞
 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
 之刪詩也至於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苟中法度感取

而絃歌善言詩者豈拘於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
 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瑒丁君修得原
 叔家藏及古今諸集聚於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
 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之者固有淺淡也而又吳江
 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於板庶廣其
 傳或俾余序於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於世止作記於
 後余竊慕之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槩舉
 以附於卷終原叔之文今遷於卷首云嘉祐仁宗四年四
 月望日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

吳郡志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大修設廳規模宏
 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

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警校素精卽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每本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厨通考陳氏曰按唐志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哀中外書合爲二十卷王琪君玉嘉祐間刻之姑蘇元稹墓誌附二十卷之末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煜刊附集外蜀本大畧相同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

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

胡宗愈 知成都府

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居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爲草堂以居焉唐史前後牴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有寄題草堂詩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送武之巴

未
杜
解

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赴荆楚會武再鎮兩川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爲參謀武卒蜀又亂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游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故居松竹荒涼畧不可記丞相呂公大鎮成都復作草堂於舊址而繪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錄先生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於後庶幾好事者得以考當時去來之跡云元祐

宗哲

張
少
方
1092-1166

年號 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大雅堂石刻杜詩記

黃庭堅

余常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丹陵楊素翁英偉人也有俠氣好文喜事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淡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闐然入

1100

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淡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元符_{哲宗}三年九月涪翁書

增註杜工部詩序

王彥輔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_{一作}絺_{唐藝文傳}句繪章_{絺章繪句}人得一槩各爭所長如大羹元酒者則薄滋味如孤峯絕岸者

則駭廊廟穠華可愛者乏風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爲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予每讀其文竊苦其難曉如義鶻行巨額折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後覽石勒傳方知其所自出蓋其引物連類倚撫前事往往而是韓退之謂光燄萬丈長而世號爲詩史信哉予時漁獵書部嘗妄注緝且十得五六宦遊南北因循中輟投老家居日以無事行樂之暇不度蕪淺旣次其韻因舊注惜不忍去搜考所知再加箋釋又不幸病目無

與乎簡牘之觀遂命子激洎孫端仁參夫討繹俾之編綴用償夙志焉耳在昔聖人猶曰有所不知丘蓋闕如顧惟聞見之寡茲所不免但藏篋中以貽來裔非敢示諸博古之君子按鄭文寶少陵集張逸爲之序又有蜀本十卷自王原叔內相再編定杜集二十卷後姑蘇守王君玉得原叔家藏於蘇州進士何瑒丁修處及今古諸集相與參考乃曰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故予之所注以蘇本爲正云時洪宋八葉政和徽宗年號紀元之三禩下元日序

杜少陵詩音義序

鄭 卬 閩人

讀少陵詩如馳騫晉楚之郊以言其高則鄧林千巖榭楠

杞梓扶疎摩雲以言其淡則溟波萬頃蛟龍鼉鼉徜徉排
 空拭眚極目方且心駭神悸莫知所以若其甄別名狀實
 難為功韓退之推其光焰萬丈長殆謂是矣國家追復祖
 宗成憲學者以聲律相飭少陵矩範尤為時尚於其淹貫
 羣書比類賦象渾涵天成奇文險句厭人目力讀者永始
 不以搜尋訓切為病印近因與二三友質問爰就隱奧處
 著為音義至夫人物地理古今傳志咸極討論施之新學
 不亦可乎紹興高宗年號改元辛亥長至後至日長樂鄭印序

朱文公跋章國華過余山間以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印尚明偽為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為之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為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嘗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况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惟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余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

杜工部集後記

吳若通判建康

右杜集建康府學所刻版也教授劉常今且初得府帥端
 明李公本以為善又得撫屬姚令威寬所傳故吏部鮑欽
 止本較定之未得若本以為無憾焉凡稱樊者樊晃小集
 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本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
 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刊及一作者黃魯直
 晁以道諸本也雖然子美詩如五穀六牲人皆知味而鮮
 不為異饌所移故世之出異意為異說以亂杜詩之真者

甚多此本雖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為異者也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此學者之所望也紹興三年六月日

朱鶴齡曰世所傳杜集若本為最古若字幼海欽宗朝除大學正上書論李邦彥吳敏姦邪被斥見北盟會編

校定杜工部集序

見東觀餘論

李綱

杜詩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余嘗有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校書即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文詞尤篤好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踴

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

未見其工迨親夏兵火喪亂誦其詞如出乎其時犁然

有當於人心然後知為古今絕唱也公之述作行於世者

既不多遭亂亡逸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為

鳥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哀集諸家

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

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行世者之比長睿父沒十七

年予始見其親校集二十二卷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

新為之愴然竊歎其博學淵識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方肅

宗之怒房瑄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

不悔與陽城之救陸贄何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為詩所掩故耶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

嚴滄浪詩話迎旦東風騎蹇驢決非盛唐人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為少陵詩漁隱亦辯其非矣而黃長睿編入杜集非也

編次杜工部詩序

魯 嘗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澀左隱以病人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所可道者至其淡純宏妙千古不可追跡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寫難狀之景抒情出不說

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淼以沼物風雲蕩汨

蛟龍鼉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霽象緯回薄錯

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離而序之次其先後時危平俗嫩

惡山川夷險風物明晦公之所寓舒局皆可槩見如陪公

杖屨而遊四方數百年間猶對面語何患於難讀耶名公

巨儒譜叙注釋是不一家用意率過異說如蠅余因舊集

略加編次古詩近體一其先後摘諸家之善有考於當時

事實及地里歲月與古語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符

乃詩之六經神會意得隨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叙次既

倫讀之者如親罹艱棘虎狼之慘為可驚愕目見當時

庶被削刻轉塗炭為可憫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適中而瘁卒至於為少年輩侮忽以訖死為可傷也紹興癸酉五月晦日丹丘冷齋魯豈斤

草堂記略

趙次公

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翫體不偶胸中蘊一切寫之以詩其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又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其素願也至其出處每與孔孟合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有遲遲去魯之懷動與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則有皇皇

得君之意晚依嚴武

素心枉駕再顧赴期肯來禮數

非不寬也而卒未免於嫌忌致同袍有蜀道難之悲吁可

慨夫次公有杜詩注四十九卷故錄存此記

校定集註杜詩序

郭知達成都人

杜少陵詩世號詩史白箋註雜出是非異同多所牴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空鑿傳會設為事實託名東坡刊鏤以行欺世售偽有識之士所為浩歎因緝善本得王文公安石宋景文公初豫章黃先生庭堅王原叔洙薛夢符杜時可鮑文虎彪師民瞻尹趙彥材次公凡九家屬二三士友各隨是非而去取之如假託名氏撰造事實皆刪

削不載精其讐校正其訛舛大書鈔版置之郡齋以公其傳庶幾便於觀覽絕去疑誤若少陵出處大節史有本傳及互見諸家之序茲不復云淳熙孝宗八年八月日

嚴滄浪詩話舊蜀本杜詩並無注釋但編年而不分古今體其間畧有公自注而已今之豫章庫本以為翻鎮江蜀本既入雜註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南海漕臺刊杜集亦以為摹蜀本雖刪去假坡注尚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注北他本最詳皆非蜀舊本也通考陳氏曰世有孫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出且其詞氣首末如出一口蓋妄人依託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勦入集註中殊敗人意蜀人郭知達所集九家註獨削去之福清曾噩子肅刻板五羊用司字大宜老最為善本

杜工部草堂詩箋跋

蔡夢弼

少陵先生博極群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觀覽謳謠發為

歌詩奮乎風雅頌不作之後比興發於真機美刺諷夫眾體自唐迄今餘五百年為詩學宗師家傳而口誦之國家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詩主司多取是詩命題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而閱之重復叅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其歲月之先後以為定本於本文各句之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舉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為若干卷目曰草堂詩箋嘗參以蜀石碑及諸儒定本各因其實以條紀之凡諸家義訓皆採錄集中而舊德頌儒間有一二說者亦

兩存之以俟博識之決擇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見更無纖毫凝滯如親聆少陵之警歎而熟觀其眉宇豈不快哉宋嘉泰寧宗年號甲子

正月建安三峯東塾蔡夢弼傳卿謹識

據原序所校本文則取之唐樊昇本晉開運間官本歐陽公蘇子瞻朱子京陳無己黃魯直其刊正同異則取之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本其採輯諸說則用朱次道崔德符鮑欽止王禹玉王漢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啟蔡致遠蔡伯世及徐居仁謝任作呂祖謙高元之趙子櫟趙次翁杜修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云近世所行編年千家注多所疎畧又非蔡氏原本矣

杜詩舉隅序

明初人宋濂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託於六義者深遠玄奧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山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挈不待詳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脈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為傳會植釀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為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

意至於率爾咏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為說說者雖多不出于彼則入于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劉氏頗患之通集所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寤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何遠哉會稽俞先生季淵名浙別號默翁以卓絕之識脫畧眾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眾義於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_{可以無遺憾矣抑予聞古人註書往往託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慶己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檠之操諒直之風凜然白於朝著}

不幸宗社已屋徘徊於殘山剩水間無以寄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為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然於是假之以洩其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沒其玄孫安塞承欽將鏤諸梓來求序文甚力因不辭而為之書

採唐宋序杜得一十六篇有關作者源流故並收編末若論詩之詳確前莫善於元徵之論註之精當後莫過於宋景濂此外序文非輕重所係故槩削不存

附杜律重寶辯

元人楊仲弘少遊成都謁杜工部祠有主祠者乃公九世孫杜舉也因問曰先生所藏詩律重寶不猶有存者

乎舉曰吾鼻祖審言以詩鳴世公子閑生甫又以詩鳴
至於今源流益遠矣然甫不傳諸子而獨於門人吳成
鄒遂王恭傳其法今子自遠方來敢不以三子所授者
與子言之按仲弘憶記此事在英宗至治壬戌年上距
代宗大曆間約計五百四十載其世次應不止九代且
詩法所載杜律五十一首註釋議論皆膚淺寡識未窺
作者之意况宗武生日詩言詩是吾家事言熟精文選
理豈可云詩法不傳於其子乎俱未可信也昔癸未歲

康熙四十二年春王正月甬江後學仇兆鰲附記

杜詩詳註二十五卷終

